

目 录

直面人性的“小说大宗师”——刘云若(代序)	张元卿 1
作者原序	1
第 一 回 衣锦人归风声动闾里 还珠曲唱梦影落繁华	1
第 二 回 小楼花月夜叱燕啁莺 大道战争场拗莲捣麝	19
第 三 回 碧巷骋双车香尘迷路 红楼窥半面止水生波	52
第 四 回 转怨即为恩难为人面 将离翻乍合莫问骊歌	88
第 五 回 一唱荒鸡覆巢悲燕子 重寻故辙薄命认桃花	117
第 六 回 花终坠溷北里别幽明 絮已沾泥东风还上下	149
第 七 回 市井畸人买春挥涕泪 烟花恶蠹争霸战玄黄	176
第 八 回 魔窟幻沧桑蛾眉历劫 羊车追落絮鸿爪留泥	207

第 九 回	乔木故家赤凤调飞燕 好春疑梦梨花聘海棠	233
第 十 回	隔水撷芙蓉东风有意 登仙伴鸡犬中馈无心	270
第 十 一 回	白发见花羞掌珠暗寄 青楼回梦冷玉笛初闻	302
第 十 二 回	柳暗花明云端排雁阵 蛛丝马迹山外送琴声	333
第 十 三 回	陋巷问残花凄凉夜话 高轩遇大户邂逅交期	368
第 十 四 回	肝胆出风尘蛾眉脱劫 姻缘怀故剑侠骨盟心	395
第 十 五 回	月来云破恩冤了一生 水断刀抽功罪疑千古	419
第 十 六 回	飞鸟有高心狂风吹落 全牛无近目妙绪偷传	445
第 十 七 回	得失幻须臾拾金不昧 去来成往事倚玉难期	471
第 十 八 回	人面依稀旧曲翻新怨 花开造次小白间长红	490
第 十 九 回	转绿回黄旧盟圆墓上 看朱成碧别调起琴边	520
第 二 十 回	无风起絮历乱舞春烟 止水流花徘徊疑月影	547
第二十一回	薄情挥痛泪怨转成恩 至性幻痴心星恩替月	569
第二十二回	白发心孤殷勤寄怜女 红鸾星动宛转赋宜家	594

第二十三回	老妓脱风尘繁华一梦 新人投水月绮绪三生	610
第二十四回	空原是色明镜照鸳鸯 梦也能真锦衾收涕泪	631
第二十五回	黄衫义重一拜岂酬恩 白水风高万言难却聘	666
第二十六回	烽火警良宵弦僵锦瑟 残雪思旧岫泪洒红丝	676
第二十七回	重逢冤业得宝漫成歌 绝念音尘寻芳宁有意	704
第二十八回	悔过知非佳人敦琴瑟 杀机肇祸君子远庖厨	730
第二十九回	回首百年身天刑有赦 樱心终世恨尘梦难醒	755
第三十回	无福鸳鸯天荒寻住迹 有情离别旧巷剩斜阳	779

第一回

衣锦人归风声动闾里 还珠曲唱梦影落繁华

话说在这正是深秋的清晨，料峭寒风，似乎比冬天还冷，有钱的人向来对气候变化很少感觉，此际身眠锦帐，怀拥美人，自然不会知道这初寒的滋味。只有一般需要工作的穷人，清早行在街上，把这冷风全部接受，他们不只因为尚着单衣，身上觉冷，而且想到寒衣尚陷于质铺之中，不知是否有拯拔出来的希望。再想天公已下了第一道警告，暗示转瞬便是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一道道的催命符，相继而来，这无情的严冬，将要如何度过？想起去年所受苦楚，连心里都冷起来。在这时候，凡是穷人，几乎个个有这感想。

但有一个地方，虽然居民一样的穷，但心里不但不一样的冷，而且特别的倒发了狂热。这地方在城西南大道的贫民窟里，有条大酒缸胡同，短短的小巷，窄得几乎不能两人并行。巷内约有七八家人家，都是土房，内中只路西有一座较大的房子，房顶上盖着碎瓦，墙上涂着青灰，虽也颓败不堪，但因是巷中独一无二的灰瓦房，在一群土房中，就显得鹤立鸡群，大有贵族气概。不单表面如此，实际住在这灰瓦房里的人，也较为贵族化。这巷中因完全住的是贫民，照例房租按天缴纳。土房每间一天只十五枚铜元，灰瓦房一天却要二十八枚，由此可见两种房户的身份，竟相差一倍了。我这作书的有些势利眼，觉得那土房中人不值得一谈，才专把笔墨伺候这灰瓦房中人物。

这院中共有七个单间小屋，在院子中央秽土积成的小山周围，却只放着六具做饭用的行灶，可以表明只住有六家人家。但并非有一间空闲，而立在院中称为首户的厨师黄三，因为在一家中学堂里包饭，进项很多，就独占了北面向阳的两间房子。在黄三旁边的一间，是卖鲜花的赵大头夫妇住。东面两间，一间住着个拉洋车的鼻子王，一间住着马寡妇。这鼻子王因为鼻子太大，所以绰号叫大鼻子，但不知怎的被人把“大”字省去，简称鼻子。他原在一家公馆当差，因

和一个女仆勾搭上了，被主人看破，双双被辞。二人就赁房同居，鼻子王改行拉车，养活他的姘头。至于那马寡妇，却是一家小康人家的媳妇，丈夫死了不久，她空房难守，闹得风声很坏。公婆劝她改嫁，她又不肯，又加上娘家没有亲人，公婆也不是明理的，只图眼前清静，就把她赶将出来，在外另住，每月给一点儿生活费。她又托人在恤务会补个名儿，每月领一块多钱，对付着生活。房中常有男人盘踞，据她对人说是娘家兄弟，但这兄弟却常停眠整宿，因此每惹黄三的老婆讥骂，马寡妇也不在乎。西面的一间，住着在饭馆做跑堂的刘四，失业已然很久，可是他一妻二女，全是饱食暖衣，不露穷相，并且还聘请了一位在落子馆的教师，教给女儿唱戏。外面都说刘四在外面做了白钱，干着舂篋营生，但没有人能够证实。刘四本人又成天嘻嘻哈哈，对街坊十分和气，人缘既好，人们也就不考察他了。另一间却住着姓韩的母女二人，母亲已是五十多岁，女儿名叫巧儿，年方十八，生得很有姿色。母女都给一家军衣庄做外活，颇能温饱。巧儿还有些微积蓄，每月贴给刘四一块半钱，和他的女儿一同学戏，因为天性特别聪明，已经学会好几出了。这是院中大致轮廓，先行表过。

再说这一天早晨，院中忽然特别热闹起来，比平常预备过年还来得紧张。因为刘四有个外甥女儿，当初也在这院中随着刘四夫妇长大，十四岁学会唱大鼓，十五岁进了班子，就红起来，赚了二年钱，就遇着一户好客人，是什么路局的科长，看中了她，花钱娶了去。她竟大有帮夫运，嫁过去不到半年，丈夫被调到陇海路任职，她也跟去，一晃儿二年多，她丈夫已升了处长，十分阔气。最近她丈夫因有公事回到天津，她也随来，住在旅馆里。刘四听见信，跑去瞧瞧，那外甥女儿，是非常念旧，不但给了他很多钱，还要回到舅父家中，看看儿时旧侣，就定在这天早晨九点钟来。

院中邻居一听这消息，立刻人心大为浮动。黄三、赵大头和韩家母女，都是院中老住户，和那外甥女儿是熟人，脑中都以为那阔太太顺着手缝能掉金子，希望能从她身上得到好处。韩巧儿从小时和那外甥女儿常在一处玩耍，一起去捡煤核，又亲见她脱下破烂衣服，换上绸缎，戴上珠翠，一向在脑中有极深的印象，这时自然希望看看那旧侣阔成什么样儿。而且就连一向没见过那外甥女儿的新邻居，也似乎觉得院中来了贵人，于自己有无限光彩，盼望能够巴结上这阔太太，沾一点儿阔气儿。于是满院里的人，从昨夜晚上，听见刘四宣布了喜信，几乎全少睡了半夜的觉。赵大头的老婆，逼着男人上当铺赎出那件假华丝葛的大棉袄。赵大头正值手头没钱，又因还不到穿大棉袄的节令，只答应替她赎夹袄。他老婆因为夹袄是斜纹布的，没有亮光，怕被阔太太看不起，直和赵大头吵了一

夜,结果,赵大头在清晨便扛了仅有的两幅棉被,上当铺去了。鼻子王的姘头,在前月因为丢了两根柴禾,和赵大头老婆打了个头破血流,一直仇人似的,没有说过话。但今日却因为想赊两朵白兰花戴上,好在阔太太跟前显显漂亮,竟虚心下气地和大头老婆说了一阵好听的。哪知赵大头老婆记着前仇,给她来了个没面子,气得那姘头回去,把鼻子王骂了一顿,逼他立刻出车,在九点前最少送回两角钱来。那马寡妇却从夜里就自对着镜子,把个徐娘脸儿,用线绞得光光亮亮,但用力太重,竟把脸皮绞破了一块。又把头儿梳得紧紧绷绷,消消停停的。早早熨帖好了十年前的嫁衣,从天刚亮就穿好了。在房里对着镜子左瞧右照,身上有个土珠儿也得掸掉了,衣上有个浅皱纹也必烙平,而且怕粉落了,每隔十几分钟,便重擦一次,没到八点钟,她面上的粉已有半寸厚了,偶一皱眉,粉忽然成片地掉,她只好重新涂抹,再作端详。最后可觉得毫无遗憾,可以叫太太看得入眼了,哪知无意中忽一低头,瞧见脚上一双青缎鞋,已经沾满泥土,和地皮同色,便不由大为恼丧,痛恨她那冒牌的娘家兄弟,早就叫他买鞋,直耽误到今天,还没买来,这可怎么好?为难半天,想出了主意。就拿了个茶碗,去到黄三房里,讨些烧酒,想借酒的力量,把旧鞋拭出本来面目,变为新鞋。扭扭摆摆的,做着向来穿新衣服逛街时的卖俏姿势,出了房门。

穿过刘四一家人昨夜举行清洁运动的院子,才见院中间的垃圾土山,虽然未曾消灭,却已收拾得有了个样儿,面积缩小,高度增加,成为一座挺秀的山峰。不知在哪里寻来的许多橘皮和香蕉皮,还有只很大的螃蟹壳儿,整整齐齐堆在山峰顶上,以为点缀,好像预备给贵客观览,暗示此院中人也常吃贵重东西。而且院内向来纵横错杂的有六个行灶,此际好似经了军法训练,都排成整齐行列,把灶口向着大门,现着迎迓来宾的模样。至于柴禾,也全捆结成束,倚墙成行而立,同做恭敬之状。马寡妇一心只在鞋子上面,无心观赏这崭新的建设。走到黄三住房门前,便叫:“三嫂子起来了么?”房内黄三嫂才问了声谁,马寡妇便推门而入。只见黄三的两个不到十岁的女孩子,正立在地下,对着桌上一个直径四寸的镜子,擦脂抹粉。因为镜子太小,二人都抢着要照,互相推挤。这个说,我把胭脂都抹到下巴颏上了,你这小该死的还挤我;那个就哭着喊娘,瞧小臭儿把粉都抹去了,我的脸还不白哪。那位黄三嫂好似没听见两个孩子的纷争,她已经打扮好了,身上穿着五闪绮霞缎面的大羊皮袄,袖子既肥且短,小臂上露着粉红色卫生衣的窄袖。在这时候穿皮袄,似乎还早着两月节气,但黄三嫂只这一件压箱底的逛衣,今日宁可热得头昏眼晕,也要出出风头。马寡妇对于黄三嫂的大皮袄,好似知道神仙不是凡人做,虽然羡慕,却向来不作妄想的。但对那

件粉红色卫生衣，可垂涎了整个年头，和她那位娘家兄弟直打了六七场架，结果也没有到手。她这时一见黄三嫂宝衣上身，不由又勾起了对娘家兄弟的旧愤，暗骂那小子太没良心，下次来时，若不给我买件这样的卫生衣，再叫他上我的床才怪，想着就强忍着气，叫了声三嫂。

黄三嫂似乎听出她的声音，并不抬头，仍低头干着活儿。马寡妇搭讪着坐在炕旁小几上，忽瞧见黄三嫂腕上黄澄澄地放光，不由大吃一惊，暗想，黄三嫂怎样又发大财，竟戴上金镯子了？再仔细一看，才看明白那黄三嫂左腕上果然戴着黄色大镯子，而且灼灼有光，但右腕上的一只，却拿在手里，只黄了半圈，另半圈还露着原来的银质，黄三嫂正用金黄色的薄片向上面包裹呢。马寡妇才在端详，黄三嫂似乎不愿被人看破秘密，但既掩饰不得，只可抬头看了看马寡妇，心不在焉地说道：“你倒打扮好了，真漂亮，这一来你娘家兄弟更离不开你了。”马寡妇听她又揭根子，心虽不悦，但因有求于她，只可仍赔笑说道：“您也早班啊，这会儿都收拾利落了，这是干什么呢？”黄三嫂翻了翻眼儿道：“咳，今儿不是刘家的阔外甥女儿要来？我从小儿瞧着她长大，准得要跟我说会子话儿。我昨儿晚上才想起手上这副白银镯子怪素的，打算叫银楼镀镀金，已来不及，恰巧前几个小臭儿在外面街上看过嫁妆的，拾了几片金叶子来，先对付着包上，远看黄澄澄的，瞧不出假来，省得叫阔人儿看薄了咱们。”马寡妇忙乘机说道：“可不是，我也为这个正着急。鞋子旧了，来不及买新的……”黄三嫂很快地接口道：“怎么来不及？西边街口上，不就有家鞋铺？”马寡妇道：“我倒不想买。”黄三嫂才听了这句，只怕她是向自己借鞋，忙迎着道：“我也只脚上这一双，没富余的。”马寡妇知道她是误会了自己的来意，忙跷起一只脚儿道：“这鞋还对付能穿，只是太秽了。你有干酒，给我点儿擦擦。”黄三嫂听出问题并不严重，才把紧绷着的脸儿，舒展了些，摇头说道：“我又不喝酒，可哪儿来的白干儿呀？你花两铜子上小铺儿打点儿，不就得了。”马寡妇这时囊中固然未必没有几个铜子儿，但一是舍不得动用，二则既已向黄三嫂舍了脸，到底还要自己破费，未免窝心。于是打定主意，无论如何，总要达到目的，即使讨得一滴半滴，也算不虚此行。便赔笑道：“前儿三爷不是整瓶地带回来？凭您这屋里，什么东西也没个缺少，三嫂给寻点儿吧，我又用不多。”

黄三嫂这时把镯子已经包好，戴在腕上，见马寡妇目光已射在桌上的酒瓶，不好再说没有，而且自己秘密已被发现，怕把她得罪了，万一当着阔太太面前，使什么促狭出自己的丑来。心里已打算给她些许，但想到烧酒是值钱东西，白白送人，有些心疼，眉头一皱，得了计较，就把孩子拉过一个，指着脸儿骂道：“瞧

你这德行，白糟我的胭脂粉，擦成你妈的豆腐脸儿，不怕叫人笑话？别混抹了，等我来。”说着，又向马寡妇道，“酒是什么好东西，只要有，给你点儿又算什么？现在我正占着手儿，你先把碗放下，等会儿我叫臭儿给你送去。”马寡妇一听，有了指望，忙把碗放在桌上，谢了一声，就走出来。

到了院中，只见韩巧儿已收拾得光头净脸，穿着紫色假哗叽的小夹袄，周身沿着青边，下身是青色假礼服呢的裤子，长到盖着脚面，正蹲在她的住房门外，把一根大辫子甩在肩头，在修理她门旁的小花池子。池内种着一株小桃树，和两根玉蜀黍。那玉蜀黍比桃树还高大许多。还有几根牵牛花，此际在秋风中，业已憔悴不堪。韩巧儿正剪除残茎败叶，马寡妇望着她道：“大姑，你倒好大闲心啊。”韩巧儿抬头，微启瓠犀笑道：“瞧着怪伤心的，挺好的花儿，一刮秋风，就成了这样儿。”马寡妇又道：“这庄稼长得怪俊的，没结玉米么？”巧儿道：“结了两个，都快熟了，不知道叫谁给偷了去。”马寡妇不由脸上一红。她正是偷玉米的贼犯，自觉亏心，但仍搭讪着道：“这院里就是这样不好，总丢东西。”巧儿摇头笑道：“我倒不在乎那两个玉米，只爱这小桃树儿，长得真旺。刘四大爷说，再有几年，就可以结桃儿了。”马寡妇笑道：“哟，我的姑娘，你还想吃桃儿？别说傻话了。再过几年，你不定被谁家娶了去，还总在这院里等吃桃儿呀？”巧儿红着脸，呸了一声道：“净不说好话，难为你还是……”说到这里，忽然停住，把底下犯忌的两个字咽下去。

马寡妇已经听出来，方要开口，忽然黄三嫂的小臭儿，端着个碗进来，叫道：“马大婶儿，给你酒。”马寡妇接过来一看，见碗内几乎满了净白的流质，虽没半斤，亦有六两，心想，黄三娘儿们今天怎这样大方？给了许多。还怀疑黄三娘儿们拿冷水来骗自己，放在鼻前闻了闻，居然大有酒气，于是高声向小臭儿喊声，谢谢你妈，便兴冲冲回到房中，脱下鞋，用棉花蘸酒就擦。哪知擦了半天，两只鞋都湿透了，既不去垢，更不见亮，方才纳闷起来。她又怎知黄三嫂别出心裁，寻出了空酒瓶，把白水倒入些许，加以摇荡，把瓶内残余酒气融入水里，再倒出给她送来。马寡妇上了大当，明知搀假不少，但因是白讨来的，还不能声张，只得把水铃铛似的鞋仍自穿上。这一来，冰镇脚了的滋味，可真够她受了。

她在房里暗暗咒骂不提，再说韩巧儿把花池收拾好了，本想将残枝败叶，放到垃圾堆上，但因这东西太轻，一阵风来，便要吹撒满地，而且昨夜刘四在修理那垃圾堆以后，曾向众人下过通告，不许再向上面弃置秽物，因为一则怕破坏了新建设的风景区，二则怕掩盖了那橘皮、蟹壳等点缀。韩巧儿这时只可拿个簸箕，将枝叶撮着，倒出门外。就见路北向阳处摆的小糖摊儿，已摆设整齐。这摊

儿一共也没有五吊钱的本钱，一点儿残糖烂果，泥制玩具，只赚左近穷家小孩儿的钱。通常当是一文半文的生意，若是三五枚铜元的交易，那就是绝大主顾，终日也未必遇见一次。但此际摊上，竟红红绿绿地添了许多新货。摊主耿小秃，素日像乞丐一样，今天也忽而穿上了一件过年时的半新蓝布大褂罩，并且把向来不洗的脸，也居然洗了，秃头上还罩了顶瓜皮帽。

巧儿觉得出奇，就向他望了两眼。耿小秃看见她，就叫道：“韩大姑，真早班，今儿你们院里可热闹啊。”韩巧儿心想，消息传得真快真远，连外面都知道了，就道：“老耿，你今儿怎也这么人马刀枪的，有什么事？莫非又是你老伴儿的生日？”耿小秃摇头道：“不是，不是，今儿你们院里刘四爷家，要来阔亲戚，我怎能不收拾得干净些儿？提防着人家要买咱的糖儿豆儿，瞧咱东西干净，就许多照顾些儿。”韩巧儿听了，才知道他另有心思，不由暗自好笑，方要转回门内，忽见一个挑水的老毛，把头剃得光葫芦一样，担着水桶走来。走到糖摊旁边，叫道：“小秃儿，赊块糖吃。”耿小秃不在意地说道：“拿吧。”老毛捡了块大芝麻糖放入口里道：“秃子，你等着，晌午我请你吃饭。”耿小秃道：“你只盼把自己喂饱了吧，还请我呢。”老毛道：“你别隔着门缝儿看人，今儿咱有落子。刘四爷约好我了，等他那财主外甥女儿来，我就跟着伺候。端端饭菜，外带倒茶买东西。刘四爷许着吃剩下的折罗，都归我，完了再讨点酒底儿，还不够咱们大吃一气的么？”耿小秃道：“你倒巴结上个好差使。可别像我那回，黄三奶奶的生日，也是叫我去落忙。我歇了摊儿，从早晨忙到过晌午，哪知预备的东西都吃净了。来的亲戚，好些都闹着没吃饱，临到我更连根面包条儿也没见着。饿着肚子，直到两三点，黄三爷才给了我二十铜子儿，说先买几个烧饼垫垫，等晚上多吃炖肉吧。我也只有等着。谁想晚上更糟，客人吃完了，只剩下几个鸡子儿和半碗肉汤儿烩白菜，还被一个亲戚穷老婆子，说她家还有两个孩子没带了来，家里又没人做饭，一定叫把剩菜给送了去，差使还派到我的头上。瞧我这气够多大吧！半道儿我就下了会，不伺候了。第二天黄三奶奶还说闲话，骂我不识抬举。我饿了一天，只落了二十子儿，还不如出摊子倒能落个吊儿八百的。这冤往哪儿诉去？所以我发过誓，再不伺候他们这大宅门了，只盼你今儿别像我那回就好。”老毛道：“没有的话，听说刘四爷是在街口上吉庆馆定的二块八一桌的满汉八八全席，听说也不是多少大碗，多少小碗，东西海了去咧！来吃的只有一位，还是女的，你想能吃多少？这一剩下，我还不得用水筒往家里抬呀？”耿小秃一听这二块八的大价目，立刻也引起高兴，代出主意道：“我的傻哥哥，你宁可费点儿事，可别都掺合在一块儿，那样吃不出滋味来，糟践好东西，多冤枉哪。上回

五月节那天，我花过五十子儿，在吉庆馆买了半碗折罗，敢情里面真有整根的鸡脖子，你猜怎样？蛮不是味儿。不是咱跟你说大话，当初我真吃过鸡，还是一顿吃了整只，要不然，怎会吃出鸡脖子没鸡味儿呢？后来听人说，不论多好的东西，只一掺合，就都走了本味。你千万捡好东西单放着，晚上到我家里吃去，打酒是我的事。”老毛摇头笑道：“你好鬼精灵，想连老婆孩子都吃我呀？”耿小秃道：“你怎这么小气哇，不愿意拉倒，现在还我糖钱，一天一块，足吃够二十天了。”老毛闭了一只眼，做出藐视他的样儿，道：“相好的又臭了？得得，晚上往你家吃去。只要吃到高兴时候，你带着孩子们出去躲个空儿，我今儿这点体己都给你的老伴吃也不冤。”耿小秃听了，要赶过来打他，老毛担起水桶飞跑。到了巧儿立的门前，才觉得方才说的话太村，被人家姑娘听见不好意思，只可搭讪着唱起山歌，低头走了过去。因为他心中想着巧儿是大姑娘，口中不由得竟唱起“姑娘明年才十七，嫁个女婿二十一，练礮子，举石锁，外加好大的个。哎哟哟，瞧着就替她受不的……”老毛只顾遮羞，随口一唱，竟忘了这歌儿比方才的村话还加十倍难听，就在受不的的余音渺渺中，转过巷尾去了。

巧儿听得已红了脸，呸了一声，骂道：“缺德的，顺嘴胡数，好歹掉到河里喂王八吧。”但她却因老毛的村歌，而引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春意，脑中隐隐映出一幕影像。那是在晚间黄昏的光景，自己上军衣庄去送衣服领工钱，归途走至巷北口外的大坑旁边，猛见一株老柳树下，似有个人影一晃，心中方在害怕，忽见那人影已迎过来，自己看清了是那串书馆卖文具的唐棣华，不由心内又喜又怕。小唐走到近前，低声叫着妹妹，就拉着自己到大坑东面，人家后墙下的僻静地方。他告诉，昨儿在南乡一处小学校里，卖出去大批笔墨纸砚，一水就赚了两三块钱。又说他近来生意一天比一天好，而且攒下有百十块钱，已经能够养活家小了，要求自己话应前言，答应嫁他，他就托媒人出头提亲。自己心里本来早爱着他，说过许嫁的话，但在前几月时，自己因看着刘四爷女儿学戏，有些眼热，也跟着学起来。小唐听见很不愿意，对自己劝了好些话，倒真像个男人教训老婆似的。只问她，既打算嫁他，为什么又要学戏？自己听着有气，就说出绝情的话。一直恼了这些日，并没理他。这时，他像忘了那回事似的，来说好话。自己虽觉心软了，但还记着前碴儿，给了他老大个钉子。可是他那小嘴儿太会哄人，三言两语，又把自己哄笑了。那时候，他竟趁着坡儿，跟我胡缠，我一阵昏昏沉沉的，若不是被走路人惊散……巧儿想到这里，不禁面红耳热，四肢都瘫软了，上身若不靠着门框，真将跌倒。一阵青春火焰，燃烧过去，心中渐清。又想，小唐人品模样，倒很配得上自己，而且他一天也有赚几毛钱的能力，嫁给他也算福

气。这一带的年轻小伙儿，还没一个比得上他。去年开车厂子的王大生，要把女儿给他，还吃了他的没趣呢。巧儿想着，颇有自得之意，颊上的小酒窝儿，不自知地就显现出来。

就在这当儿，忽见刘四领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手提一只很大蒲包，由外面回来。巧儿叫了声：“四大爷，你这么早，上哪儿去了？”刘四擎着蒲包儿道：“今儿真麻烦，什么都得想到。我那雅琴外甥女儿，向来爱吃零嘴，糖儿豆儿的，果儿枣儿的，一天离不开，所以我赶早儿上晓市，买了些来。要不价，在门口儿零买，那不贵死人哪？”巧儿一听，暗替耿小秃叹道：“这一摊子新货，算白上了。”想着，又见刘四的孩子，头上已戴着崭新的一顶廉价黑狗皮帽子。时方秋半，在外面光头走路的人还多，何至于就戴上了皮帽子？莫非要和黄三奶奶的小皮袄比美？就忍不住指着孩子问道：“大有儿怎都戴上皮帽子了？”刘四道：“咳，别提了，本来用不着帽子，他娘因为今儿这日子，定要添俊儿，强拗着要给大有买帽子。我想了想，若买了薄的，现在戴着合适，过些日子一冷就没用了，所以买了顶皮的，拼着今儿受一天热，可是能过冬呀。”说着，又叹道，“这年头儿，没东西不贵。狗皮缝成形儿，愣卖半块多钱。好家伙！”巧儿道：“可不是，可惜今日忙着要戴，要不然，明儿我上军衣庄讨点碎皮子，替大有儿缝一顶，也不费事。”巧儿这原是事后送人情的话，哪知刘四一听，竟得了主意，拍手道：“真个的，大姑既然能做，我又何必买？好，就劳驾你给做一顶，买的这顶，今儿戴上半天，晚上雅琴一走，我就上帽铺退钱去。”韩巧儿听他居然满不客气，心想，你也太会找便宜了，我母女凭着四只手，养活两张口，工夫就是钱财，哪能白给人效力？再说，你也把东西买妥了，何苦又费许多周折，省这几角钱？就道：“这帽子要退钱，人家铺子肯么？”刘四道：“管他肯不肯，我叫大有儿他妈去，跟铺里胡吵硬赖，没个不成。这样的事，他妈办得了，拿手着呢。”巧儿一听，知道自己这义务算尽完了，只可暗悔不该多嘴。刘四又低声说道：“大姑，今儿你们不用做饭了，你到我屋里陪雅琴吃，再给你妈端过点儿去。”巧儿明知他这邀请，就等如一顶皮帽的预约，但本心却希望借此亲近雅琴，也就欣然答应了。

刘四进去不久，忽然从房中抱头鼠窜而出。刘四奶奶大骂着追出来，到了门口，刘四已跑出巷外。巧儿就问大娘为什么，刘四奶奶张着手道：“你看，我手上长着湿疥，总也不好。昨儿这老挨刀的还说，雅琴要来，你在前面端茶递水的，她看了这两只手，不要恶心？我说有什么法儿呢？他出主意买手套儿戴上。方才他带大有儿出去，顺便给买了一副手套儿。你瞧这老挨刀的多混蛋，竟买了黑色儿的。我嫌猪爪儿似的太不鲜亮，要他给换副粉红的去，老挨刀的竟说

我这模样儿，不配戴漂亮颜色。你听，这不气死人？我这模样儿对不住谁？大姑，你是不知道，我在娘家做闺女的时候，街坊邻居都给我起外号儿，叫玉天仙，又叫一汪水儿。每逢站门口买针线，年轻的小伙子，能把我给围上。老街坊张木匠的儿子，就为想我得痲病死的。当初我的爹娘，要活动活动心思，我准比如今的雅琴还阔。只为没有那号运气，才嫁给这老挨刀的，进门就受穷，成天价缝连浆洗，烟熏火燎，又加上淘渌了这些孩子，生生地把我给糟践了。老挨刀的自己不亏心，倒说我模样不济。等他回来，看我不折腾出他的牛黄狗宝来才怪。”巧儿听着，眼瞧着她那肥蠢如猪的身躯，和一双烂红果似的眼儿，想到玉天仙、一汪水等美名，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幸而这时巧儿的母亲由房中声唤，巧儿才得了解救，低着头儿跑入房中，已忍着的笑，扑哧地笑将出来。她母亲已是过五十多岁的人，此际也换了干净衣服，正坐在炕上收拾着一只打开的旧木箱，见巧儿没来由的痴笑，便问笑什么。巧儿举手向外指了指，又摇了摇头便问道：“您叫我干什么？”

她母亲从箱中取出一只淡绿色的小戒指，道：“这是我才翻出来的，你戴上吧。”巧儿大喜，拿过那戒指细看，见通身多是白色，只上面有黄豆大一块绿色，还是斑驳不纯。这本来是很低劣的翡翠，但在巧儿眼中，已如见奇珍异宝，就笑问道：“娘，您还真有这样体己，我怎没见过？是哪儿来的？”她母亲叹气道：“这东西在箱子里放了十一年了，你还记得你哥哥么？”巧儿听了，才想起自己有个胞兄，比自己大十五岁，听母亲说，他在父亲病死，家庭败落之时，以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便出去投军当兵，中间曾回来过一次。那时，自己还不甚记事，到如今又十多年没有音信，母亲为避免伤心，很少提到这失踪的儿子，不知今日何以由这戒指又想起来。正要询问，她母亲已凄然说道：“你哥哥从十六年前跑出去，到十一年前忽然回来。那时你才七岁，见了哥哥，还认生呢。你哥哥对我说，他已经升了排长，新从湖南跟着队伍回来，不久还要开到河南。只在家住了两天，给留下二十块钱，和一副镯子，还有两个戒指，一个是金的，一个就是这翡翠的。他嘱咐把几件东西都给你留着，等长大了做嫁妆。我问他这东西从哪儿来的，他说随着队伍在湖南打仗，他们一连人，走过岳州北面一个村子，村里人都逃空了，就进到一个财主家驻扎，他半夜里睡觉，一打把式，踢在墙上，听出墙是空的。叫起同住的人，立刻把墙扒开，从里面搜出好些珠宝。可惜一大半都献给上面的大官，他只分得十几件，在路上顺手换钱，都花用了，到家只剩下这几件。”巧儿听了，忍不住问道：“还有那镯子呢？”

她母亲叹道：“镯子和那金戒指，早卖了。你记得在十三岁那年，害了一场

大病，差点没死，就是那两件东西，把你的命买回来的。现在你是能帮我了，可是以前这七八年，我只凭两只手，你哥哥从那一次也没有音信，刀尖儿上过日子，怎保得住值钱东西呀！”

巧儿初听母亲说到金饰，脑中突然生了新的希望，好像落入富丽的梦境中。继闻，久已失去，眼前幻现的金光，也随而消灭，但手上仅存的珍物，还稍能保留她欣悦的心情，不致过于恼丧。就仔细端详着道：“这个值多少钱呢？”

她母亲在昔日原也曾把这戒指出售过，但那时翡翠佳品尚无行市，何况这样劣物？因为古玩肆出价，还不够二升米的钱，所以才保留住了。但此际不愿实说，使女儿扫兴。就道：“我也不知道，只听你哥哥说，好像比金子还贵呢。”巧儿大喜，倚在母亲身上，笑道：“这么说，雅琴也未必有这样东西？少时叫她看见，也叫她明白我们娘儿们不是穷根儿，真存着好宝贝呢。可是今儿只戴一天，明儿就得收起来，这院子人都是穷眼贼心，留神给偷了去。”

正说到这里，忽听门外有人高声问道：“韩奶奶在屋里么？”巧儿听出声音是黄三，就望着母亲，脸上现出很不高兴的样儿，似乎对黄三极不欢迎，要想从母亲面上得到什么暗示，好把来人挡走，哪知外面的黄三竟跟着走将进来。他这个人好像是由脂肪和酱油两种物质造成，皮肤都发着紫黑色的油光，天然带着做厨师的标志，而且一张麻脸上，每个麻窝，都似天然的贮油池。若把这几千个油池中的纯油，刮将下来，足可以炒一桌四碟八碗的菜，和他夫人黄三奶奶面上，剥下来可以烙张大饼的白粉，是同为人们所称道的。这时，他一进门，就喊道：“大嫂，吃完早饭了？你们真好，总是这么整齐，我那屋里叫孩子搅的，没一时不像破烂市儿。”韩奶奶道：“你们东西多，我们穷得剩了四个墙角，想乱也乱不了啊。”

黄三哈哈笑道：“哪里话，哪里话，你们大姑不就是座金山？眼看就混起来了。大嫂，前儿我跟你所说的事，已经得了准章程，大姑要去，一月是十五块工钱，外带按天分小账，一月总有这么三四十，不比做外活强么？再说，那边掌柜是我的盟兄弟，待承准错不了。大嫂，你若愿意叫大姑去，也该预备着了。”韩奶奶对于黄三的答复，原是早已决定了的。因为黄三有位朋友，正筹备在法租界繁华地带，开一家新式饭馆，要邀请几个女招待，以广招徕。黄三看中了巧儿，要把她举荐了去。数日前已把这意见对她母女提出了，她母女曾因此开过很长的炕头会议。只为当时女招待亦在创始时期，北京有个小流氓，新从女招待上面发了财，风气传播，天津也有人仿效。但开始用女招待的饭馆，还只有三四家，并未普遍。韩奶奶耳中对女招待这名词，十分生疏，以为是非常下贱的行业，而且

女儿每日做着外活，收入颇能温饱，又守在自己面前，一切放心，所以不愿她改业离开自己。巧儿本身，虽很有心出去看看繁华世界，但想到和各式各样的男子打交道，却觉得有些胆怯。尤其韩奶奶另有不能和巧儿直说的话，就是恐怕黄三没安着好心，要把自己女儿引诱坏了。于是炕头会议的结果，决定对黄三谢绝。这时，韩奶奶便答道：“三大爷的好心，真是难得。可惜巧儿太腼腆，这些年只在屋里做活，没离开过我，像个逊鸟儿似的，哪能给人家做事？三大爷你另找别人吧。”

黄三满心以此来要看到她母女的感激涕零，万想不到会遭了拒绝，立刻麻脸拉长了许多，哼了一声，道：“大嫂，你好想不开，咱们穷家孩子，你想和人家阔宅门大小姐一样，永远守在屋里？这不是要耽误孩子一辈子么。不是我说话难听，这样成天趴在炕上做活，早晚腰也弯了，眼也花了，一朵花似的姑娘，弄成小老太太，多腌心哪。再说，你也得替姑娘终身打算，总守在这小胡同里，将来也只嫁个穷人。像大姑这样人才，在篱笆门里苦一辈子，可不太作践了！大嫂你明白，僻巷出高酒，可是，若不把酒旗儿挂出去，谁又知道呢？若叫她出去见见世面，遇见阔人，就许一步升了天。你知道，当初对门住的王老，他女儿学唱大鼓，一出门就被一个师长娶了去，王老跟着就成了老太爷。再说近的，你瞧人家雅琴，现在是什么势派？她虽是没有爹娘，刘四一家子不也就得了好处？我很明白大嫂是好脸面的人，不能叫姑娘像雅琴似的出去混世，所以才举荐她当女招待。女招待可不是说出去的事，大嫂，你别执拗着了。”韩奶奶因已有成见在胸，对他的话似乎满没入耳，笑着答道：“我倒没什么不愿意，只巧儿一定不肯。”黄三听了，望着巧儿道：“姑娘，你也不小了，难道也想不开？你不是还学戏来着？既学必打算将来卖唱，怎么还腼腆呢？”巧儿心想，你真讨厌，人家不答应就完了，怎还紧着麻烦？我现在已一心向着小唐，预备嫁他，从此再不学戏，你说的不是废话？想着，摇摇头正要答话，忽听外面一阵大乱，刘四奶奶和一群小孩子，似在向外奔跑，口中喊着：“来了，来了！”巧儿只听这两个字，便知道那位阔太太雅琴来了，连忙走出房去。

只见刘四一家人，都已迎出门去，其余院中住户，也都出立院中，满脸带着像平时看娶媳妇、看出殡或是看出红差一样的紧张神色，眼光全注视着大门，秩序是一向所未有过的整齐，好像怕冲了阔太太的仪仗，没一个敢越过防线，到门口去张望的。鼻子王的姘头，因为没有达到两朵鲜花的希望，喃喃地诅咒着鼻子王，骂他在外面被汽车撞死。马寡妇近门口处有块碎砖头儿，就急忙践起两只冰块似的小脚，跳过去，将砖头儿拾起。哪知她的好心竟未得到好报，还没容

得直起腰来，刘四奶奶已像开路先锋似的，闯入院中，一见马寡妇在那里阻碍御路，不由分说，伸手一推，马寡妇已跌到院隅。她爬起正想骂街，不料眼光正看见阔太太挟着霞光万道，彩气千条，走进门来，立刻吓得她闭紧了口，呆呆地看。

只见由门外进来的雅琴，本是娇小玲珑的身材，却好似因为做了太太，身体就变得特别沉重，由一个衣服整齐的中年女仆搀着。她身上穿着印度红色的长毛绒大衣，长度只齐到膝盖以下，露出金花缎的旗袍和镂金的小漆鞋。头上长发披垂，烫成最新的希腊式，像个小孩玩具猫头狗似的。脸上显得非常丰满，显示出过着舒心日月，所擦脂粉，好像能够发出光来，使皮肤现着宝色。耳上坠着很大的钻石钳子，一走一摇。她好似故意要展览自己的装饰，比那西洋衣店做模特儿的女子，还走得慢。但对于院中的人，却好像都没看见，并不招呼。

这时，刘四奶奶早已奔到住房门首，将身体挡住风门，一手撩起门帘，满脸赔笑地叫道：“慢慢走，这屋里。”又向那女仆笑叫道，“好生搀着太太，我们这里还没你们茅房干净呢。”说着，雅琴已走到门口。恰巧刘四的小儿子，不知因着什么动机，也要往里挤。刘四奶奶匀不出手，只得把鲇鱼大脚，使了个里钩外拐的招数，用小腿把孩子钩住，然后轻轻一拨，便给拨到了背后。这招数居然巧妙，雅琴并没看见，便走入房内去了。刘四奶奶放下门帘，才凶狠狠地打了孩子一掌。孩子一哭，她怕惊了外甥女儿的大驾，吓得一手抹住孩子脖颈，使其不得出声，遂又由口袋里取出一个铜枚，递到孩子手内，然后放开。孩子果然见钱闭口，泪还挂在脸上，就跳出去给小秃糖摊开张去了，刘四奶奶也便转入房内。

巧儿的住室本来离大门最近，满以为雅琴进门第一个要看见她，当然赶过去说几句话儿，在众人面前，也算得了光彩。所以雅琴进门时，她还上前迎了两步。却不料雅琴竟端了偌大架子，根本没瞅没睬。她自觉吃了没趣，不禁大为生气，立刻撅起小嘴儿在喉咙里骂道：“左不过是个窑姐儿罢咧，这一嫁人成了太太，立刻屎壳郎变吉鹞了，就城头上出恭，高了眼，不认识老街坊了。惹恼了我，瞧我把当初你在车站抢煤，叫巡警拉到高粱地里的事，都给抖搂出来。”正骂着，又听院中人都唧唧喳喳地小声议论，其实，人们是惊羨雅琴的富丽，巧儿只疑是他们看见自己吃了没趣，都在讥笑，不由又羞又气，转身就进了屋子。偏巧不知趣的母亲，还同她夸赞雅琴的衣饰，巧儿气得一头倒在炕上一语不答。韩奶奶这才看出女儿是在生气，忙问为什么，巧儿更使出娇纵性子，将身一滚就滚到炕尾，脚儿踹着炕沿叫道：“别管我，别问我。”韩奶奶摸不着头脑，忽然门帘一启，刘四奶奶走入，叫道：“大姑呢，怎么倒躲在屋里？雅琴一进门就找你哪。”

巧儿一听这话，立刻满肚子气都消了，脸上不由得堆满了笑，身体也不自觉

地霍然坐起，笑问道：“是么？人家阔太太了，还会问我？”刘四奶奶道：“哟，哪儿的话，从小儿一块儿长起来的姐妹，怎不想呀？”说着，拉起她便向外走。巧儿立觉身体轻了许多，飘飘然随她走去。

一进刘家的房门，便见雅琴已换了家常衣服，坐在崭新的炕褥子上，吸着纸烟。她这家常衣服，也是湖色软缎的旗袍，外罩紫花绒的小马甲，好像《四郎探母》戏中的公主似的。这时，女仆正站在地下，替她把高跟鞋脱去，另把一双米色缎绣花鞋穿上。雅琴的脚还在女仆手中，所以看见巧儿进门，并不起立，只点点头儿，叫道：“哟，你都长成这么漂亮了！若在外面遇见，我真认不出来。”说着，招手叫她在身边，很亲热地问了许多话。巧儿在对答之际，却偷眼儿观察她的衣饰，见她左臂上戴着一只镶翠的金练镯，每一节上，都嵌着小拇指肚大的翠块，晶莹光洁，都绿得那么好看。手上只戴着一只钻石戒指，右腕戴了一只绝大的白金手表，式样非常玲珑，手上却有两只大宝石戒指，一红一蓝，颜色又都那么鲜艳。巧儿瞧着不知怎的，便觉脸上一热，把自己戴翠戒的手，藏到衣襟下面。雅琴并未介意，又问巧儿近年生活情形，巧儿回答仍给军衣庄做活。雅琴这时好像自幼在富贵丛中生长起来，耳朵一向未听过“贫苦”两字似的，闻言竟感到意外的惊讶，摇头道：“做外活，才赚几个钱？哪够吃的。更难为你们怎么过了。”

刘四奶奶在一旁凑趣道：“韩大姑她娘儿俩，过得俭省，一天有二斤面就过去了，怎能比你？她一个月的进项，还不够你穿袜子的呢。”雅琴哼了一声，居然不疑地道：“可不是！你瞧，”说着，扬起一只脚来道，“这种丝袜子，前儿才在中和公司买的，六十八块钱一打，你合合，是多少钱一双？”刘四奶奶啧啧地道：“好家伙，可吓死我！一双袜子就五六大块钱。我的姑奶奶，你可拔了尖儿，当初的娘娘，也未必穿过这个。这么贵的东西，一定结实，总穿不少日子吧？”雅琴把嘴一撇，还未说话，女仆已答了碴儿道：“我们太太一双袜子没穿过三天，出趟门儿，脱下就赏给我们了。要论东西，敢情结实，三个月也穿不破呀。”

刘四奶奶哆嗦着嘴儿，半晌没说出话来。巧儿却听得越发心醉，暗想，从小儿一同长大的伴侣，到如今自己还是自己，她竟阔到这个份儿，她是什么命呢？雅琴又端详着巧儿，向刘四奶奶道：“你瞧，巧儿出落得多么俊！可惜住在这个地方，把人腌臢了。你们是没听过好戏，那梅兰芳扮上戏的模样，就是巧儿这意思。可巧儿的眉眼，比他还秀美得多。这副小模样，若是穿上好衣裳，走到外面，管保街上的人都直了眼儿。”刘四奶奶接着她的话，说道：“巧儿也学着戏呢。”雅琴很注意地问道：“什么？学的什么？会几出了？”巧儿忸怩笑道：“我只跟着起哄，一出也没学会。”雅琴道：“本来你们也请不着好师父，学成了也赚不